

少年！少年！

方华

少年是如花的美光阴——

少年是娇美的花朵，它享受阳光的照耀、雨露的滋润、和风的轻抚，它无忧、无虑、无阴霾，它永远被家庭、被学校、被社会呵护和拥抱。即便有泪滴，它也是花瓣上的露珠，晶莹剔透，清纯可爱。

北宋文学家晏殊用“无可奈何花落去”感叹时光的流逝。但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飞逝的时光是多少金钱都换不回的。我们背诵着“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我们更要身体力行珍惜最美的少年时光。

所谓“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等今日时光不在，我们再回首，什么都难比少年美。

少年是求知的嘉年华——

唐代诗人杜荀鹤曾写道：“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入砚池中。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从牙牙学语开始，求学就贯穿我们整个少年时代。有调查统计，人一生中最后悔的六件事，排名第一的，就是年少时没有好好读书。

少年是记忆最好的年龄段。这个阶段是大脑记忆能力发展的

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能够迅速吸收和记住大量的信息。因此，我们要牢牢抓住少年好时光，学知识、习文化、修道德、增见识、立目标、树理想。

池塘边榕树上的知了、操场边秋千上的蝴蝶，遥控器上嘿嘿哈哈的冲关、显示屏上无厘头的动漫……总是分散着我们的注意，吸引着我们的目光。我们渴望着长大、盼望着明天，却不知，我们渐行渐远的少年时光就是幸福无比的天堂。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我们还是要听听古人言，铭记谆谆教诲。

少年更是奋斗的好韶光——

习近平总书记说：“在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中，中华民族始终有着‘自古英雄出少年’的传统，始终有着‘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情怀，始终有着‘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的信念，始终有着‘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期待。”

秦国神童甘罗，十二岁做了宰相，让世人惊叹不已；西汉名将霍去病，十几岁即征战河西，成就“不

败战神”；三国时的周瑜，十三岁官拜水军都督，统率千军万马；“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七岁就写下《咏鹅》，让后代传唱不衰……

为何说“自古英雄出少年”？是因为无畏无惧，敢闯敢干的少年如初生牛犊不怕虎，极具拼搏劲和创造力。

然而，正如《真心英雄》这首歌中所唱：“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唐诗人李贺也在千余年前写下“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少年胸中就当有凌云壮志，谁会怜惜你一个人的唉声叹气？

为了“英雄梦”，为了远大的理想，少年，当是百转千回后的永不放弃；少年，它的另一个名字就叫拼搏奋斗。

梁启超说“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愿我少年如其所述：“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夏日流星

(外一首)

方华



一位小仙女

提着一盏明灭闪烁的纱灯

她飘逸的裙袂下

隐藏一颗躁动的心

匆匆逃离天庭

在苍茫中寻找自己的世界

只为那一份守望

燃烧爱情

多么浪漫的传奇

以决绝的姿态脱离星辰的轨迹

小小的激情下

黑暗不再死寂幽深

流星雨

这些储存在苍茫里的语言

充满神奇

是谁在敲打岁月的键盘

调取这些璀璨的诗句

一行行

写上蔚蓝的屏幕

亿万年的时光

如此浪漫地展示

缤纷的宇宙

今夜被写成一篇无韵的散章

星辰以雨的形式

滋润大地上的诗意

青绿(外一首)

马骏斐



将一片树叶凑近嘴唇

吹出笛的清音

清澈的山泉在叶片的经脉上流淌

草尖上跌落成瀑

无尘的旋律廓清瘴气

枯草还青

鲜花渐次打开

一轮明月重回古老的蓝天

白云擦净的苍穹

银河璀璨星光闪烁

流星雨滴落心田

让幽闭的纯情再度萌生

一朵朵蘑菇点亮自己

照耀无垠的草地

一条小径蜿蜒向上

连接写满神话的仙境

清澈

看见你

就看不见别的色彩

你的美如此纯净

沉淀了一切缤纷

从一个人的指尖流出

源自神的心胸

这蓝色的血脉遇山化石遇土溶枯

经脉如巨掌

轻覆这古老苍莽的山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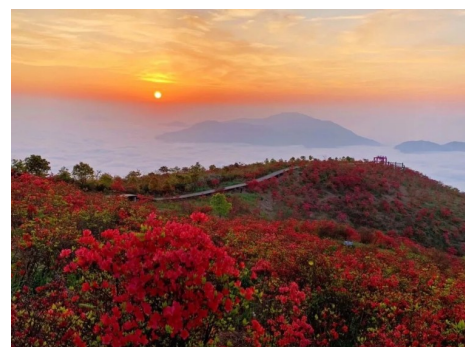
在那棵永远开着花的万年树下

我看见爱的流淌

天地在一帘飞瀑下相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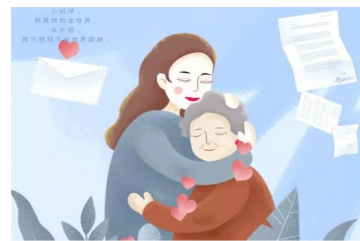
青衣飘飞

月色奔腾



始终在母亲身边

邹少男



母亲节刚过。其实，不只是母亲节，我一直都在想念母亲，四十多年来，我感到自己始终生活在母亲的身边。

母亲生前的最后七年是和我们一起度过的，老人家在儿孙绕膝的七年里，生活的很愉快。一九八三年五月，享年八十三岁的母亲离开了我们，那年我三十九岁。

当时我家住在河北省离北京很近的一个县城，我就把母亲的骨

灰存放在县城殡仪馆；一九八六年八月我搬家到北京市，于是就把母亲的骨灰暂时埋在北京八宝山后山的一处树林里，在我老伴一位亲戚家的旁边，他是北京第六建公司的职工。不久后，我在北京南六环内的《天慈墓园》购得一块墓穴，把母亲的骨灰安放妥当，在骨灰盒内还放进母亲经常带的一副老近视镜。同时立墓碑一块，碑上刻着母亲和我四岁时就病逝的父亲的名字。

从那以后，除清了明节我们必去扫墓外，还经常去看看母亲。二〇〇六年我们去美国，母亲的外孙女张虹便代替我们尽孝，常常去看望她老人家。因三年新冠疫情的耽搁，六年后，今年我们才再次回国。于五月十三日(周日)去为母

亲扫墓时，墓园大门口竟然一反常态，冷冷清清，既没有卖花的，也没有卖烧纸及香火的。为买这些东西，我们跑遍附近村庄，又远跑到石景山去，也没有买到想要的东西，只好买了几样水果做供品，以表心意。

近几年电脑增加了新的功能。每当我掀开电脑屏幕停顿一段时间，谷歌相册里存放的大量照片，包括很多母亲及其儿孙的照片，就像放映幻灯片一样，一幕幕自动的放映起来。母亲的影像神态显现在眼前，并深深的刻印在脑海里。

不仅如此，在梦中见到母亲，已成为我生活的一种常态。我确实感觉到始终围绕在母亲的身边。2024年5月15日

六月

方华

远远地，看见绿地上的石榴花开，鲜红的花朵，像一团团小小的火焰在枝头燃烧。六月，也就在这热烈的舞蹈中，激情四射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美人蕉在头顶上旋转着绢帕，月季在绿地毯上扭摆腰肢，夹竹桃不知在为谁举花伴舞，虞美人在热烈的氛围里羞怯地低头……六月，真好似一场错过了春天的舞台而等待已久的演出，那些脸颊红艳的“演员”们，

一个个急急地登场，失去了导演的调度。

六月，大红大绿，在我眼里，又像极一位红袄绿裤的民间女子，在花轿临门时，有着一丝激动、一丝不安，还有一丝蠢蠢的欲望。

欲望随着阳光不断升温，也随着草叶的繁茂而疯长。几茎藤蔓爬上了栅栏，这还不是欲望的终极，它们又缠着身边的树干，想要高过蓝天。

绿是愈来愈深，愈来愈

厚，愈来愈稠密了。清澈的鸟鸣，不能稀释绿的浓度；即便是风，也丈量不出绿的面积；那些纤弱微小的生命，被丛丛草叶覆盖，在和平的绿色之下，平凡而快乐地生活。

六月里的雨，也不再是烟雨朦胧，而是多了一份激情。它要么急急地来急急地走，像一匹疾驰的白马，在黄土地上激起一片烟尘后，了无踪影。要么如大军压境，一声令下，万簇齐飞，

有不下城池绝不罢休的气势，让山川颤抖。

城市里的六月是被修整过的，平整的草坪、整齐的道边树、几何形的花坛，像一位出自书香门第的少女，虽也青春四射，却多了一份斯文与持重。

真正的六月，还是在乡野。乡村的六月宛如一个不修边幅的乡下少年，有着一些野气，有着一些放浪。那茂密的蒿草充满野性，那伸展的枝杈充满自由，那无

垠的旷野充满奔放，那叠翠的山峦充满向往……一切都是那么天性自然率真。

蝉声开始响起，弹奏着阳光的热度，把白昼拉长；而蛙鸣不甘寂寞，鼓噪着夜色的美丽与清凉。夏天这个主角，就在这曲交响中走到台前，六月的场面热烈起来，进入高潮。